

日本推理小說

無 憑 無 據

(日)佐野洋等著

艾勒里·昆恩選譯

東瀛出版社印行



目

錄

優雅的威脅者·····	西村京太郎
無憑無據·····	佐野洋
海上招待券·····	笹澤左保
本來面目·····	草野唯雄

優雅的威脅者

THE KINDLY BLACKMAILER

Kyotaro Nishimura

西村京太郎

西村京太郎 (Kyotaro Nishimura 1930~)



艾勒里·昆恩

Ellery Queen
Fredric Dansey

西村京太郎為了一心想成為一個作家，乃毅然辭去在日本人人渴望的公務員這份好職位。在求學時代，他曾經做過貨車司機，拉保險的外交員、私家偵探、和守衛等多種職務，不過，這些經驗對於他後來的寫作很有助益。一九六五年，他以『天使的傷痕』獲得第十一屆江戸川亂步獎。

本篇作品的舞台是理髮店，這是沒有陰謀的地點，也不是犯罪的場所……。這是非常優秀的短篇推理小說，它給人一種單純一致的印象，甚至使讀者腦海中的既定概念也能變質。

我因爲不記得這個男人的臉孔，我猜他一定是初次上門的客人。

他是一個五十出頭的樣子，他的肝臟似乎不大好，因爲他的面上呈現奇怪而蒼黑的臉色。他雖然不是一個能給人好印象的男人，但是，這裏是做生意的地點，所以，老闆只有笑容滿面地說：「請進來。」

這個男人飄飄然地看了晉吉的面孔以後，就默默地走到鏡子前面坐下來。一會兒，他好像想睡覺的樣子，所以，他就輕輕地打了一個小哈欠。因爲來到理髮店的客人，也常常想趁機睡個覺，也許這位客人就是這一類型的了。

因爲他的頭髮混雜白色的東西，所以十分堅硬。晉吉一面用水弄濕，一面摸他的頭髮說：

「要分開嗎？」

這個男客人依然閉著眼睛，只低聲說：「哦」，而後輕輕地點頭。他的眼睛又閉起來。一向喜好追縱查詢的晉吉，他想這個男人必是生活緊張……。

（這位客人到底做什麼生意呢？）

晉吉一面拿著剪刀動起手來，一面不斷地偷偷看著鏡中那位客人的臉形。因爲晉吉一向喜歡

猜測客人的身份，而且也常常被猜中的，可是，對於眼前這位客人，他就很難下判斷了。

現在才下午二點鐘，如果是普通的公司職員，可能正忙著工作呢。

他如果是一個店舖的老闆，那他也應該要振作一些，何況這附近的商店老闆，自己幾乎都熟極了。

晉吉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所以然來。於是，晉吉一面動剪刀理髮，一面向他問道：

「整天這麼熱，真是令人討厭。」

「是呀。」男客人依然閉著眼睛。

「我好像不曾看見過你，你是住在這兒附近嗎？」

「哦。」

客人只哦了一聲，看起來他也不是在無可奈何之下回話的樣子，他也許懶得說話，才會表現沈默的姿態。

「抱歉得很，請問客人幹那一行的？」

「你是問我做什麼生意嗎？」

「是的，」

「你看我像做什事的呢？」

「我剛才推測了老半天，但總是想不出來，你的生意一定不錯吧？」

「你認為如何？」

「你做娛樂界的生意？」

「不是，以後你會知道的，因為以後我會常常來的。」

「那就謝謝你了。」晉吉向他點頭道謝。

洗完頭髮以後，就開始刮鬍子。當晉吉用蒸氣過的毛巾向他擦臉，而後摸上肥皂時，這位客人仍然閉著眼睛問道：

「這個店舖只有你一個人幹的？」

晉吉聽他這樣說來，好像他也滿喜歡聊天的人。

「這是我跟內人經營的，她今天帶孩子到親戚家裏去了。」

「你們夫婦兩個人幹的？」

「是的，我們只有兩個人做。」

晉吉聳著肩膀笑一笑，而後把剃刀拿在另一隻手上。

晉吉用指尖輕輕地摸著臉上的皮膚，真是沒有彈力的皮膚，硬滑得很，這是很不容易剃的。

「眉毛下也要剃嗎？」

「是。」客人點頭之後，忽然睜開眼睛看晉吉。

「你名字不是叫野村晉吉嗎？」

「是呀——」

晉吉露出吃驚的面孔問道：「你在那兒看過呢？」

「不是的，我從以前開始就知道你的事情了。」

「哦，你知道我的事情？」

「我知道得很詳細。」

「是嗎？真奇怪。」

「例如你在三個月前，駕駛過一輛車撞到一位幼稚園的小女孩。」

「——」

手上握著剃刀的晉吉，忽然發呆起來。而且，一股血液頓時衝上臉來。

眼前這位男人的臉也好像忽然間有了異樣的感覺。

「那個孩子已經死了。」

這位客人好像很快樂地慢慢說出來：「你在車禍之後，想必讀過報紙，而且也知道這位小女孩死了？」

「——」

「因為沒有目睹者，所以使得警察找不到犯人，事實上倒有一個目睹者存在，那就是我了。怎麼啦？你的臉色蒼白？」

「——」

「今後我也不去報告警察啦，你安心吧，你還是快些把我的臉刮一下，先擦些肥皂再說。」

「對不起……」

晉吉一時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呢？他手上的剃刀一直靠近客人的臉，指尖有些顫動起來，客人忽然笑起來。

「喂，你可別用剃刀砍我的臉呀。」

「——」

晉吉好不容易吞下口液，然後才把剃刀碰及客人的臉頰附近，硬僵僵的皮膚一直使晉吉產生某種感受。

客人很輕鬆似地又把眼睛閉起來。

「你那輛車子好像賣掉了？」

「是的。」

「這樣做才比較安全。」

「客人。」晉吉停下手來，並用很認真的眼神注視著眼前這位客人厚重的臉。

「到底你有什麼目的？」

「你猜吧？」

「你來敲詐我嗎？」

「你可別說這樣煩人的話啦，我到這兒來就會有很好的心情睡覺，我睡覺以後，你要小心得我理呀。」

客人只說到這兒，就默不作聲起來。

晉吉一面磨著剃刀，一面看著鏡子裏面的自己，果然自己的臉色很蒼白。

（鎮靜下來吧！）晉吉一直在心裏自言自語。

這位客人會去報警嗎？如果他想要去報警的話，也不會拖到三個月不去報的，看起來他的話倒也可以相信的。

那麼，這個客人的目的，一定在敲竹槓了。

晉吉的腦海裏立刻浮起自己儲蓄簿上的數字。他記得是二十六萬元的數目，因為自己現在向人租店，他總想有一天要把這家店買起來。因此，晉吉才拼命儲蓄，如果用這筆款只可以堵住眼前這位客人的嘴巴，或者使他完全忘記的話，晉吉倒也敢花這筆錢，因為錢還可以儲存。

（不過——）

晉吉回憶自己好像在什麼時候看過一部犯罪的電影。電影內容說，向一個犯人敲過一次竹槓成功以後。食髓知味，他就一連好幾次都來敲竹槓，眼前這個人誓必採取同樣的方式。那麼，自己如此輕易送錢給他豈非優到極點？

好不容易，晉吉才替他把臉部理完，而後幫他整理一下領子。

「你的技術可真不錯。」

客人很滿足似地看看鏡子裏面的自己，而後用手撫著鬚，睡過一覺醒來之後，他竟然精神飽滿起來。

「你在這行幹了很久吧？」

「我幹了十年。」

「那我才放心啦，否則心一動搖，剃刀豈不是把臉都刮破了嗎？」

客人一面吃吃地笑，一面對着晉吉說話。晉吉一直默不作聲。當這個客人剛才忽然提起車輛的事情時，晉吉手上的剃刀幾乎要向這個客人用力一按。

「真是好技術。」

客人反反覆覆說這句話，他從椅子上跳下來，而後很滿足地望著鏡子裏面自己。

「我以後還會常常來啦。」

「以後？」

「像你這樣好技藝的理髮師，我總想要多認識。」

客人以輕鬆的姿勢，用指尖輕輕地拍著自己的肩膀上說：

「多少錢呀？」

「四百塊錢。」

客人從內衣的袋子裏掏出一張紙，接著就順手寫上四百元正，遞給晉吉說：

「這是收據呀。」

客人又不斷看著鏡子打量自己，然後又接著說道：「因為以後還要常常使用，所以，我就乾脆把它印刷好了。」

果然如他所說的情形。上面只有金額欄空白下來，其他都早已印好了：「野村理髮店收」，及：「五十嵐好三郎」二行字。

這位客人的名字好像就是五十嵐好三郎的了。不過，除了對方的姓名以外，晉吉一看見印好的野村理髮店這幾個字時，他就頭大起來。

從這種印刷行為看來，晉吉很能體會這位客人的堅決意志，晉吉知道他今後一定會常來敲竹槓的。雖然，此次僅在空白欄上填著四百元正，下次一定會填得更多。那麼，再下次恐怕更驚人了——。

2

晉吉在夢中呻吟著，一會兒就睜開眼睛來。自從那位客人上門以後，雖然只有經過五天，不

過，一睡覺時，晉吉一定會做相同的惡夢。那就是看見一切財物都被他奪去，一家三人在路上沿門行乞的惡夢。

當他一醒起來，竟發現自己滿頭大汗，看著壁上的時鐘，也快接近十二點了。

到了夜晚，自己想東西睡不著，好不容易才睡一會兒，次日當然也起得很遲。

晉吉用冷水慢慢地擦擦臉，而後穿上白色工作服。

當他一走出店時，自己的妻子——文子正為附近的孩子理髮。她很擔心地對晉吉說：

「你不要太勉強吧。」

「勉強？我不是生病呀。」

「不過，這個時候那會睡得滿頭大汗的呢？」

「你丈夫生病嗎？」

帶著孩子來理髮的母親，斜斜地看著晉吉的臉，晉吉很勉強地笑著說：

「我只是流些鼻涕而已。」

正在這個時候，那個客人又忽然溜了進來。

「請進吧。」

文子滿臉笑容地說，但是，晉吉却露出死板的臉孔，客人坐在空位置上，晉吉也無可奈何地以僵硬的表情走向前來，並極其不耐煩地說道：

「你還不大舒服嗎？」

客人依然如上次一樣閉起眼睛，慢慢地說：

「我今天想要你跟我刮刮臉而已，雖然我自己也曾經刮過，但總不如你的技術高明，你可以幫我刮嗎？我特地地上門來的呀。」

「非常歡迎你的光臨。」

完全不知底細的妻子——文子竟也笑嘻嘻地說。

這個客人睜開眼睛，看看文子說：

「這一位是老闆娘嗎？」

「是的。」

晋吉好不容易地發出一聲，而後將椅子拉下來，男客人又同樣很輕鬆地閉起眼睛。

「真漂亮的太太，而且又很勤勉。」

「討厭，我怎會稱得上漂亮？」

文子故作發煩狀，難道這個男人也打算動妻子的歪念頭嗎？

「夫妻一起工作，一定可以儲錢哩。」客人說。晋吉很敏感地明白這個客人的言外之意，所以，晋吉的臉立刻很難看，如果說夫婦一起工作可以儲錢的話，那他一定會來敲竹槓了。文子聽了對方的話語，依然不知底細，所以，她笑着回答：

「其實也很難儲得起來。」

晉吉很注意他跟妻子的談話，晉吉把蒸發過的毛巾蓋在客人的臉上，只要晉吉用力封住客人的鼻孔和嘴巴，客人必然會一命嗚呼。在這頃刻之間，他雖然也在腦海裏這樣想過，但是，晉吉仍然慢吞吞地把毛巾拿起來，而後毫無表情地擦着他的臉。

他擦完臉後，這個客人跟前次一樣很滿足似地照一照鏡子，接着又掏出那張紙來。

「刮鬍子多少錢？」

「二百元。」

「這倒是很公道的價錢。」

客人將那張紙遞給晉吉說，接着將筆收起來。晉吉一看見那張紙，不禁臉色大變。

因為上面竟寫着：五千二百元正。

「那麼，我在附近的冰果店等你啦。」

客人在晉吉耳邊小聲地說着，然後又以得意的表情看着鏡子，而後就走出去了。

「混蛋。」晉吉忍不住怒吼起來。替孩子理完頭髮以後的文子，吃驚地望着丈夫說：

「怎麼啦？」

「沒有什麼。」

晉吉慌張地搖搖頭。關於車禍的事情，他也不會跟文子提過。同時，幼稚園那個小女孩死去

的事，他也不曾對自己的妻子說過，因為文子也有一個女兒正在念幼稚園。

「我要出去一下。」

「幼稚園常常一點鐘教學，現在才十二點多。」

「我知道！」

晉吉苦笑之後，就向文子說：「我出去一下。」

晉吉穿着拖鞋，走到附近的「紫苑」這家冰果店去。

果然那個客人就在店裏的最裏面一張桌子邊坐着。他向晉吉招手，等晉吉坐下後，他就說道：

「這間店的情調不錯，以後就在此做連絡處好了。」

「什麼連絡處？」

「在你太太面前會令你難堪。所以，我只寫上收據，不知你帶來了嗎？」

「我帶來了。」

晉吉從內衣袋子裏掏出一張五千元的鈔票，丟到客人的面前。

這個客人很得意地笑着，然後就將錢放在自己的口袋裏去。

「合計五千元是向你借用的，請你記帳。」

「不必要你還了。」

「是嗎？真是好好先生。」

「你可知道這五千元對我們夫婦來說是一筆大數目，我們常常一天忙到晚也收不到五千元。」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客人冷冷地說：「你想憑這點錢要我保守車禍的秘密，恐怕太少吧。」

「那次車禍是對方忽然跑出來，我的剎車失靈，所以一時閃避不及，這可以說是不可抗力的情形。」

「警察相信你的話嗎？」

「你是目睹者，你不是很清楚嗎？」

「怎麼樣？如果我向警察說你的車子超速，不注意駕駛，這樣一來，你看怎麼樣？」

「畜生。」

晉吉忍不住用拳頭把桌子一拍。但是，那個客人仍然喜笑如故。看起來，他的笑容表示不管你怎麼憤怒，也會對他無可奈何的意思。

「那麼，對不起了，我先走。」

對方拿着帳單站起身來。

「這裏的冰果費由我自己付，承蒙你幫忙，也麻煩你寫過收據。」